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二十九回 彩箋結社 畫冊題詩

且說小鈺在上房和賈蓉、賈蘭說了多時的話，三更天才回到園中。這晚輪該小翠陪伴，睡在炕上，講起明兒須要安頓眾姐妹，別叫他們真個鬧到上房知道。小翠也竭力攛掇，果然第二天備了極盛的酒席，在怡紅後廳請齊眾人，叫淡如等三人深深福了四福，恭恭敬敬安上杯箸。碧簫說：「難道跪也不跪，行一個常禮便當數嗎？」小鈺忙也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我們家鄉有句俗語：『低頭便是拜』，如今服了禮，就罷了。」彤霞冷笑道：「咱們這篇賦已經補全了，現在詩賦時文都已抄成一個本兒，將來藏之名山，可傳可誦的。」舜華道：「夠了，夠了。我勸眾姐妹們撩開手罷，說來怪臊的。不然我今兒個不過來的，因為有話要問鈺二爺，為什麼發遣三個人，單只蓉大爺回來？」小鈺歎口氣道：「珍伯伯在配身故，璉伯伯帶病起程，沒在路上。如今蓉大哥扶了兩個靈柩回來。老爺給了他四萬銀子，三千畝田地，叫他依舊在寧府居住。另給了四千銀子，做葬費。大約就要扶靈往江南去的。」眾人聽了，各各歎息了一番，方才喝酒。喝到起更，也就散了。隔了幾天，小鈺坐在房裡，見雲藍丫頭拿了一個箋啟說：

「舜姑娘叫送來的。」小鈺接來一看，卻是個冷金箋折疊成的副啟。面寫：「瀟湘詩社啟」，裡面寫著：
蜻蛉在堂，星回於次，端居多暇。爰擬小集吟朋，用消寒暑。詩成薄酌，佐以持螯。此品出自大官，可無慮讀《爾雅》不熟也。惠而好我，掃徑以蹊。此啟。

下寫：「瀟湘主人具。」後面青壁主人已經打上「知」字，小鈺就在怡紅公子底下寫上個「知」字。雲藍問：「還有淡姑娘、翠姑娘，該到那裡去通知呢？」小鈺道：「你不用去，我自會各處去傳知，明兒一准到齊。」雲藍笑道：「二爺的恩典，免了各處大遠的道兒去跑。」小鈺見他身材窈窕，眉目含情，聲音又嬌細，便問：「你是那裡人？」就說：「原籍是蘇州。」

小鈺拉他坐在懷裡，玩笑了一回，才放他回去。一面就親往各處通報。眾人聽是舜華為頭，再無不來助趣的。只有瑞香說：「我這幾天舊病發作，不很健旺，辭了罷。」小鈺道：「冬至前後，紅症不免發動。但舜妹妹高興，不可不到。若懶得做詩，我代你編一首就是。」瑞香只得也打了一個「知」字。

次日，果然齊集瀟湘館裡，舜華說：「優姑娘昨兒送了幾隻蟹來，極肥極大。聞是娘娘宮裡賞來的，特邀眾位一嘗，做詩是個名色。」便先擺上茶點，眾人用過，問什麼題目？舜華就叫丫頭送上一個雕竹筒兒，內插牙籌一百枝，都是些詠古題目。又開了檀香盒子，鋪開牙牌，每人分了六十張，每張刻一個字在上面。小鈺道：「七律須要五十六字，只餘了四字，恐怕太少了。」舜華道：「天寒日短，別耽擱了喝酒的工夫。只做首七絕罷！」眾人就各抽一題，不消半個時辰，都已譽出。

先瞧小鈺的詩，是傳說版築，用十灰韻：

物色風塵浪擬猜，鹽梅誰復辨美材。
岩前一帶盈盈月，卻照君王入夢來。
眾人一齊贊好。次是彤霞的，是張球獻詩：

剩束牛腰未敢前，呂公門外榻高懸。
如何費盡雕龍技，只博槐廳月俸錢！
眾人道：「無窮感慨。」再看淡如的，是曹植賦洛神：

八斗清才迥絕倫，陳思聲望動閨人。
感甄亦是尋常事，作賦何勞諱洛神？
藹如看了道：「詩原是各言其志，推此志也，蔑論敗常，無所不至。」碧簫說：「此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文鴛道：「這議論頭新鮮得很，前人所未道的。」底下再看碧簫的，是姜尚釣渭：

賣漿廷冷事紛紜，鐘鼎山林兩不聞。
解向煙波收拾得，半鉤明月一蓑云。
小鈺道：「這題目極大，他卻寫得絕淡，可稱別具手眼。」

再看藹如的，是王猛捫蝨：
豪氣江東合自尊，獨披短褐謁軍門。
藪勤捫蝨無他語，應為諸公謝處軍。
眾人道：「勃勃有英氣。」再看舜華的，是韓信乞食：

逐鹿中原戰氣昏，飄零國土更誰論。
虞兮枉為重瞳死，不市王孫一飯恩。
小鈺道：「這個議論才有識見呢。」眾人都稱贊一番。再看小翠的，是司馬相如四壁：

四壁蕭蕭不解愁，行酤且脫鷓鴣裘。
遠山眉黛芙蓉面，可免他年怨白頭。
眾人看了，通不做聲。又看妙香的，是王維獻樂：

平陽春宴醉葡萄，一曲琵琶夜漏高。
戛玉鏘金成底事，乞靈還倩鬱輪袍。
瑞香的是郭隗喻駿骨：

天涯駿骨幾多存，試向王門子細論。
老盡嘶風紅叱撥，黃金台上為招魂。
淑貞是杜廣為廐卒：

失路傷心百重回，追風攝電費疑猜。
人間未必無騏驎，劉景何曾入廐來。
以上三首，眾人都評贊了一回。看文鴛的，是顏回陋巷：

春風陋巷雨瀟瀟，車馬何心肯見招。
不是閒情矜遁跡，人間無處著筆瓢。
舜華笑道：「這『人間無處著筆瓢』，卻調侃得世人不小。」

詩已做完，就入席喝酒。丫頭們送上螃蟹，果然很大，但是沒有鉗腳的。小鈺道：「舜妹妹，蟹的妙處全在兩螯，為什麼通剝掉了？」舜華道：「何曾剝去？通在裡面呢！」小鈺再一瞧，知是兩上大殼合攏來的。揭開來，連螯連腳邊肉連黃通剝好了，用糟油姜醋和調了，每三個蟹合做一個，十分有味，又不用親手去剝。彤霞道：「這時候已是十一月了，外邊都不很有得賣，怎麼宮裡偏有這樣肥大的」旁邊一個丫頭說：「我問過那邊的宮女，他說九、十月裡撿那頂壯大的，用個罈子鋪一層稻穀，鋪一層蟹，逐層鋪滿了，就把壇口緊緊封好。估量稻子吃完的時候，才取出來，比那初裝時，更加肥大。」眾人道：「得了這個法兒，明年定要試一試的。」蟹吃過了，又上了許多別的菜。

喝到上燈後，瑞香坐不住，就要回去。眾人也說酒夠了，便散了席。舜華囑托小鈺：「送了瑞妹妹回到賞心亭去。明兒須請個

高明的大夫來醫治醫治才是。」小鈺一一應了，以後果然天天請醫生開方吃藥，卻也不見什麼效驗。

漸漸到了十二月初頭，小鈺走到蘅蕪院來，妙香讓他坐下，問：「丫頭手裡拿的什麼東西？」小鈺道：「昨兒有人送我十本畫冊。說揚州有個女姑娘，姓巫名夢雲，專會畫著色工致人物，春宮圖尤其擅長。有幾冊太粗的，不便送給妹妹瞧。這一冊卻畫得文雅，特來請妹妹每幅上題著首詩兒。」便把錦袱打開，見紫檀冊畫上刻著「暗藏春色」四個字，揭開第一幅，題著「美人來」三字，畫的竹籬茅舍，柴門跟前停一輛油壁香車。

有個小丫頭，扶著個絕豔麗的姑娘才下車來，旁邊一個俊秀書生，深深打拱迎接。小鈺道：「這是才來的時候。」第二幅是「美人笑」，二人對面坐了，各帶笑容，指手畫腳的講話。小鈺道：「既來了，自然談笑些相思情況了。」第三幅是「美人醉」，二人並肩坐了，桌上杯盤狼藉。美人玉顏半酡，星眼蒙朧，靠在書生的懷裡。小鈺道：「這是喝酒醉了，沉沉欲睡的時候。」

第四幅題的是「美人顫」，並不畫人，只有一張牀，牀上掛著方空紅紗帳子。細細瞧進去，錦被繡褥，被中蓋著兩人。只露一個女人的臉仰睡在珊瑚枕上；又是個男人的臉，覆在上面，兩嘴相含。紗帳蹙起皺紋，帳鉤有搖曳的光景。窗外一個丫環呆呆站著，側了耳朵在那裡聽。小鈺笑道：「這幅畫得最好。」

妙香搖搖頭道：「不好，不好。我不愛瞧他。」揭開第五幅是「美人囁」。兩個在花下挽著手，似乎說話的模樣。小鈺道：

「要去了，自然要囁咐一番。」第六幅是「美人去」。畫的女人坐上了車，書生在旁邊揖送。小鈺道：「妹妹，你瞧這六幅，一男一女是一個樣兒到底的，並無絲毫小異，真是名手！可惜不在京裡，不然請他來畫幅小照，連園中各位姐妹通畫在一塊兒才好瞧呢。你如今快替我題六首詩，寫在上面。」妙香道：

「我不題，你叫淡如題罷。」小鈺說：「他出語太粗，題得不蘊藉，不便給外人瞧。」妙香道：「旁邊添了一個男人，怎樣好題？若是光是個女人，我便題了。園裡能詩的人多著哩，何必找我？我是不題的！」小鈺道：「我想過的，彤姐姐詩本差些，字也不很工。碧、藹、淑三個姐妹，先前還和通些，近來聽信了這位林夫子的話，迂腐騰騰，決不肯題的。只有央著好妹妹費費心，你只說那女的，別管這男的就是，快快題一題罷。」

妙香被他纏不過，只得題了三幅：

美人來

底用妝成寶鏡催，六輔車子此間回。

相如宅畔燈初暗，韓壽齋頭戶半開。

機杼已通烏鵲者，笙簫直接鳳凰台。

月明林下春光好，不識春從何處來。

美人笑

不耐閒愁不耐嗔，拈花曾是蕊珠人。

裂繒宮裡千金價，射雉場邊一面春。

掩扇依稀分皓齒，牽帷隱約綻朱唇。

獨憐相對難消受，傾國傾城擬未真。

美人醉

墜珥遺鈿宴已終，溫柔鄉在醉鄉中。

胸痕半露春酥白，臉暈微生夜玉紅。

索茗幾回聲宛轉，添香一霎思朦朧。

聽郎軟語俚郎坐，猶記深杯百罰空。

看到四幅便放下筆，說：「這一幅我斷不題的。二哥哥你瞧瞧，兩個臉兒疊疊起，什麼相兒？」小鈺道：「你依先只說女人，別管這上邊的人兒就是。」妙香道：「我不懂，好好的睡覺，為什麼發起顫來？」小鈺笑道：「妹妹別說，有什麼不懂，這就是『氣吁吁其欲斷，語嚙嚙而不揚』，就是『款款擺腰，便便摩腹』的時候呢。」妙香漲紅了臉，道：「這是瑞妹妹做的，你去找他罷！」小鈺道：「我先往賞心亭去了來的，可憐他病得面色蠟黃，沒精打采，怎好勞動他？」妙香只得又題：

美人顫

細犀牙蕩柳腰，錦衾抖亂霧中綃。

藍橋水溢魂難定，繡枕春濃語未調。

疾疾流蘇千縷裊，絲絲香鬢兩行。

憑誰愛惜憑誰護，風裡花枝不忍描。

小鈺拍手贊道：「好詩，好詩。我說你有什麼懂不得？這第四句不言顫，而深得顫的神情。妹妹竟像是曾經顫過來的。」

妙香聽了這話，便紅了臉，把筆往地下一撩，生氣道：「二爺，你別來欺侮人，怎麼拿這個樣的話來糟蹋我！我明兒就搬了家去，永遠不見你的面了。」小鈺慌忙作揖陪罪，道：「好妹妹，開開恩。饒恕我一時說得冒失了，別生氣。你寧可打我幾下，別氣壞了身子。」連個揖亂作。妙香見他這個光景，心上有些過不去，只得說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別怪我，你本說得太過分了。」

小鈺見妙香的生氣是半真半假的，便趁勢拉著他的手，說道：

「心肝，好妹妹，別太傲性了。我這樣的小心陪罪，便說錯了一言半語，有什麼十惡不是的？況且這話就是前番批語的意思。

怎麼今兒就這樣的著惱呢？」妙香道：「前兒做賦加批，是當著眾人，原是玩笑，倒還使得。今兒私下兩個人說起來，明是有心調戲了。」小鈺道：「我有名叫做賈老實，從不知道什麼叫做調戲。妹妹，你別多心罷。」妙香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你最老實，連調戲也不知道的，怎麼會引上三個人同眠共宿呢？」

小鈺道：「好妹妹，別去拉扯別人，好好的做完了這兩首詩罷！」